

列傳

南史

卷二十六
至三十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7

35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73
7

南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八

褚裕之

弟淡之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彦回

彦回子育泰

秦子向

向子翔

彦回弟澄

從父弟焯

焯子雲

雲子蒙 蒙子玠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哀之曾孫也祖歆祕書監父
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
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
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
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
顯官為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
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竝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
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
宮常懼見禍於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

與



48-11046

010190559390

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鄒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竝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賓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竝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諡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貨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駿，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

太宰參軍亦早卒。駿子續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續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正。以此女妻之。仕齊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王者竝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歷顯位。為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戶尚書。丹陽尹。元凶弑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勸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彦回澄登輕

舟南奔。彦回始生一男。為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諡敬侯。子彦回。

彦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竝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彦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喧擾。彦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彦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彦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彦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彦回曰。但令彦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彦回

淵字秀
高祖諱
以字書

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
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
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
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
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
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
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
知也帝之在藩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
改封零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
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
曰緒彥回能遲行緩步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
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

暢王或謝莊竝在粲坐撫節而歎口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
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僖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
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
帝不從珍奇尋又叛彥回後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
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
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寘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
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
才令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
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
以老母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
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
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旣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

弔

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吊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眾心。彥回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領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聞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碁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表粲劉彥節。既不受命，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晴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相何計？」遐曰：「彥

鰓魚

事字當
作書字
南齊書
作書

南齊書二十八

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不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疊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以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竝宋時公卿。亦不當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

不當明
本不當

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詠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

遺策

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燭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表。燼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卜著一具。

卜字不
卜字

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劔爲六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王璉。璉嬖啓。宜增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瘳。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閣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淪聞其弊。往候之。排閣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屍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

卒下疑
晚贈字

霽詔許之。建武末，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秦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眾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在政絜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

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孝行，為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為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王，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齋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暴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薨，澄以錢一

蘇一本
作蘇

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禮。又贖彥回介幘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表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倡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輜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

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離。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敳。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

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子。子澧。

澧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相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澧之爲縣。今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澧子蒙。位太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賊污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太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踣。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選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

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
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
迎與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炤負勁之性
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
世業無隕者矣

十二月十七日午前十了之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
繚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
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
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
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
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訢便足以明伏罪不
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
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
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

西川世圖
氏備同訓

蔡廓

子與宗
約弟樽

孫約
曾孫疑

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

亮每事諮廊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廊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廊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屑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廊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廊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廊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廊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廊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王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廊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廊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王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廊年位竝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為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廊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廊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

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竝與之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與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綱。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關。見從。出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媿。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

明本化明
似見之

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榮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載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是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覓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以換

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王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仰。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

明本序

明本序

明平無定

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
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袁愨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
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
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兒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
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竝言由師
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
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竝誅復口起興
宗為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
凶暴興宗外甥袁顥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
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顥在襄沔
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
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
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
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
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
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
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至上比
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
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
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
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
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
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

先見

前字統
是前

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卷深重，故吐卷春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與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得。其行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

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敬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搢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極殿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蔑，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大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羸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

流涕者
人情也

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尚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喪，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竝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

南史二十九

中領軍劉劬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
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請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
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
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竝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
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
地傅隆與父廊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
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
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

其遇惡揚善若此敬王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
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
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
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
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顛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弟作顛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
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弟作生卒之懷屢經陳
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弟作言豈是不
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顛又禍敗彖
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門高胄多
欲結姻明帝亦赦適謝氏興宗竝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
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

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旣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王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脫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

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樽

樽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事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竝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初樽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樽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擿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樽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

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眾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竝請避之樽堅守不動命眾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樽風骨梗正氣調英疑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樽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樽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麪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竟不答食麪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樽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問遣之及其引進但喧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諡曰康子司空表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檢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

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遣還後主嗣位
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
疑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疑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
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
徵曰蔡疑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
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
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山內所踐不墮家聲位在具
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年移四代高風
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益其風俗
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南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九 終

西川忠國
氏書

南史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黠 黠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瀟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

料簡

及古閣 卷

西川忠國
氏書

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
清身絜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樛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
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
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
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
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
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
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
曰始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
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
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
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

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
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
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
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
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
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
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
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為尚書
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
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

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
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
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
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
可久也。泉布於市。良由事。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
憤亂。人泣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
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
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
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
不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
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召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

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覲。尚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
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啗焉。時或遣軍北侵。
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
佐家在都者。劾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卽位。復
爲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
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
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
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爲津要。
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
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
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猿，延之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欲，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詰。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卽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旣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旣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待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迺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爲鬱林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爲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爲太子中舍人。恭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請臺。乞於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嘗求母王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尙

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
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
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邀游人
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或乘柴
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
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
郡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
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
藩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
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
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
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
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
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望
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
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
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
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悅作好
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
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
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
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
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
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

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裘爲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人。及長，

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漢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

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為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詐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夾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且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淡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

謂本作

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棧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數，豈容復望城邑。此壞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淒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

深書作
恰是也
鮓

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胤後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胤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蚘蠧。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岍曰：鮓之就脯，驟於屈申。胤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淡懷如恒。至於車螯、蚘蠧，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岍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

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
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
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文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
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
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
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
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樽。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暮
並通五經章句。白晢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膚清。
今觀此子。復見衛社在目。從兄戲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

為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
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
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
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
絕聲。藉地。腰腳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
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
魚慶緒。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
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兒。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
後。溫飽無資。乃漉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
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書儀曹郎。建
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

上流之
重明之
孤天

太守還為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
啟高帝理其寃又與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
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
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
踐阼先使裴叔業賚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國家
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
詔邪即時一作行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
行事耳傳事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公
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各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
此得還都昌寓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
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
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

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
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
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
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
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
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絜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
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
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參
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
若訥酬答二官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
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

明乎尔

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餽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恡爲時所唾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諷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且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卽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紇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如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異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

甚休
甚休
甚休
甚休

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與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與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箋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敗。未得審實。

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讎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由祖尙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于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尙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

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祕書丞早卒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黠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暫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才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十二月十三日了

南史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 終

藝文四庫

南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張裕 子適永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完 永子環 環子率 率弟盾 壞弟櫻 櫻了樂 櫻從子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

西蜀介懷

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蕃昌云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製從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

今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與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碭礪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卽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之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與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

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
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勗之使
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
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
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
下復無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鍾
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卽位爲青輿二
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尅捷破
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
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
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旣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
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

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
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
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待從有軍事輒語左右
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
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達貨盈積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
軍將軍廢帝卽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
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
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基坐齊割
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
悅非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
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達字明
本作職
字似星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兖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開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勳。相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聞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

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表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於世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

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迎之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

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是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是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饑，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

設柳絮，上以蘆葭轎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蠅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鞮，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改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慍，與

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永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岫岬。至如影纓天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味。疎凝情塗。猶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時。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罽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

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叟。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峴西百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竟知己。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擢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鄴。

持服

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環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環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環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環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環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環委以軍事環僞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環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髡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環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曠疑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環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環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環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綽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綽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

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

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曾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襍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漑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琬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常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盾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遭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

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歿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弒于合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譖武帝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卽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常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尙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旣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

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穰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穰者滿水陸。穰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穰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穰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穰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目云：充、融、卷、穰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穰子嶷。

嶷字四山，穰初爲剡令。至嶷，亭生之，因名。嶷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糴，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嶷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玄言，因爲之箴，得節卦，謂嶷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

年。嶷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遷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嶷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嶷舉義。時邵陵王倫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嶷征東將軍。嶷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嶷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嶷。嶷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嶷曰：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嶷弟暉，知名。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中庶子。

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為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舉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并為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常抗表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怨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常於無

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此日天晴風甚寒

邵不... 於帝... 頭使...

行日何無熟語四山扶融之六何階融其軫矣
公喬重圍之內首膾大驚而欲見許翦又欲異於世
靈靈凶事既亦無二姐言一主葬餘百心以示之末人憂金吳
謝京舉宗獲其美譽而諱諱於然也思曼立良簡素故人望平夫
論曰張邵自宋之既早參羅如出內視私莫非膏醜齒于並荷崇
四卷齊亦書精育矯與女臣封立身史觀水新大夫
懸貝重囚空獄天寒平囚暴日遊夫之帝大笑而不罰責育禁十

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張邵

子敷 孫冲 兄子 寶積 徐文伯 嗣伯 暢子 融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
功曹桓玄徙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
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
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
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謐
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輳唯
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
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
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

可補証字

及古閣

晉書卷之三十二

之會蠕蠕國獻使下蠻以爲是敷因掠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輜車諸子從焉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塵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敷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

以

明本作曰

寵明本
是標似

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生不耐雜上甚不悅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秋當周赧並管要務與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赧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日作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赧等失色而去其自寵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塋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與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暮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

單敷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隆淮而死子式嗣弟冲

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敷冲母戴顓女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少有志性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遣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爲南兗州刺史遷司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兗州刺史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冲爲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

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參軍陳光靜等問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日禺中於州聽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巡行旦日輒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

等議降使夜為書與梁武帝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地也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付禕使密加酖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為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割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

太武親率大眾去彭城數十里彭城眾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眾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氍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

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况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割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駒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一作千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

明本作殺

復重付太武復求其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
 乏孝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為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梁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
 又遣就二王借篋篋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
 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
 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
 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
 位居僚首哀容俯仰陰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
 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
 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
 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
 因須發陳義宣整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
 路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
 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眾賴丞相司
 馬竺超人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
 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
 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
 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都下
 廷尉尋見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
 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
 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閣帝曰何事
 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
 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卒
 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

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召拜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為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觀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觀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水

當作觀下

食人

海賦

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覲與融兄有恩好。覲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為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為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劭見從。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

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為丞相。掌史義宣事難。暢將為王玄謨所殺。時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弱。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閭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修儀範。為事主。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

南史三十一
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橋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兒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入，使去。融欲求鹽，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視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與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旒，無旒不設祭。令

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
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
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
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有其體丈夫當刪詩
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奇人離下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
不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變而
屢奇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數十卷行
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
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復有充融卷稷第六弟寶積建武
中出爲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惠曉孔珪至融弟鐵之舍

玉海

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一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
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
寶積永元中爲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腰輿詣穎胄舉動自
若穎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旣不能爲比干之
死實未忍爲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
議後位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
守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齏與
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
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瀾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
夜有鬼呻聲甚悽慘秋夫問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
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案孔穴
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

徐文伯

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基。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為効。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眾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為水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髮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眾醫以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自口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子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為臨川王。形所重。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覆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

士

閣敢有諫者。擿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虵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虵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虵者。尸注也。醫療旣僻。虵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笄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薛伯宗善徒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徒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

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融與文伯款好，故附之云爾。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識

表十十曾祖魚之妻員

且蘇自博學對法一辭，以奉大節，辭北二十餘日，辭大黜，出黃山宗，奉封，蘇底公符，奉忠，肯自宗，為康，徒之封，置齋，而蘇，士也。對出，後，尋，十，符，以，言，金，請，察，口，三，日，而，對，天，此，各，從，出，却，又，藉，半，符，為，對，今，則，之，罪，符，藏，變，愈，甚，對，外，和，符，無，嫂，與，史，祖，嬖，與，皆，燕，必，天，以，卦，斯，見，一，符，致，醉，豈，辭，而，盡，盡，符，嬖，無，嫂，自，蒙，貴，春，月，出，南，鑄，間，趙，開，宜，皇，甲，符，申，符，離，山，日，此，其，甚，重，更，二，日，不，孰，彭，派，以，陰，之，姑，用，巫，人，林，山，康，因，林，去，姑，令，聖，於，案，間，出，又，以，入，各，可，符，姑，令，養，孫，人，山，少，天，派，康，人，刊，姑，符，與，離，而，良，歌，歌

南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范泰 子暉

荀伯子 族子萬秋

徐廣 郗紹 廣兄子麟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昭明 曾孫子野 曾孫遜

何承天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寯，豫章太守，並有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眾，未有若此者也。或

秦。坐。

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汪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表乞廢徙丹徒。宋武帝義旗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璘弟子義慶爲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以爲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爲尚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帝還彭城。與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爲政。故不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表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

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表。論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每優遊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疋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誡。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

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追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畢。最知名。

名。

後漢書

畢。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為墉所傷。故以墉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後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後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畢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暠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亡報之以疾。畢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

眉

髮明本
作髮

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畢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華乃奉旨。上歌既畢。畢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為畢所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此激之。曰。文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文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文人欲為

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
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
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
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畢。求解晚
隙。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
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况義康姦心。豐跡
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
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
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
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
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
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

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
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
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畢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
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
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
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法略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爲臧
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詠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
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
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
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
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采
藻殺之。湛之又謂畢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

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
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
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
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
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
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
南平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畢等。期以其日爲亂。許曜侍上。
扣刀。以目畢。畢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
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並皆款
服。唯畢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畢不服。笑
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畢所造。及改定云。
何方作此。抵上。示以畢墨迹。畢乃引罪。明日送畢付廷尉入獄。然
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
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
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畢後
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畢乃稱徐湛之
小名曰。乃是徐儻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
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慳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
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
生存子。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甚佳送畢。令書出詩賦。美句。畢
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畢
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
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
事。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

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以生存。畢謂衛獄將曰。惜哉。聖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
畢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
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綜曰。時欲
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
畢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
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泣。正足亂
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
是呼前。畢妻先撫其子。回罵畢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
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人不念我老。今日柰何。
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

乾笑
法三云
笑也

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身殊不及夏候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
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畢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
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為別駕。數十聲。畢問曰。汝曠我邪。
藹曰。今日何緣復曠。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為滅。欲
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
語。言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畢家樂器服玩。並
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二厨。盛糲薪。弟子冬無被。
叔父單布衣。畢及黨與。並伏誅。畢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
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卽位。乃還。
畢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
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
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

可笑

明本作何

和香方

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秦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烈，比使仲文零霍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于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

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畢自序，並實故存之。請幼而

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羣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胃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美之孫也。父倚。祕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

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然。蒸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鄧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旣被橫禍。乃進第秩。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璜。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勲。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妻弟謝晦薦達。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

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於蓊，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為列國，而蓊、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為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眾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彌，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太守。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旧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為。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為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

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義熙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具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歔歔。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泰宰此邑。乞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

晉中興書

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徐豁字萬同。廣兄子也。父邈。晉太子前衛率。豁宋永嘉初為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匹。穀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卒。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玄孫也。祖襲大司農。經為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恬作為丁零翟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郡僚博議鮮之。

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脇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令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證。塞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宗一。故耳。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糺。使書侍御史丘洹洹一作恒奏彈毅。輒宥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

令沈淑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慙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

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膽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武帝所狎。上會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爲豫章太守。時王弘爲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傅出以爲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文集行於世。子情。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輅。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爲吳興。故鄆。今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

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中從事既尅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姬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期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後爲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爲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秦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僮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遺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

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爲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

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爲通。後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主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

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員外著作舍人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明本山道人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勸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人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日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宋之為

明本不

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翁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賜謚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

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臨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案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徵罰可也。采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寧。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

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暮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暮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暮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

懷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
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
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
佐郎並名家年少。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
陽丁况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
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觀實由淺情薄
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
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欸然相糾。或由
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
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爲况等
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
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
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
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
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
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關。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奕
碁。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
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
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在臺豪家。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
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
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家內。更
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
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懦。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異。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所知。深被恩禮。及聞

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從叔儻。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

倉

食當作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

臺郎。時有會稽虞寔。為工為五言。名與遜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有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俱不為弘。

雖才剛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述其行
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鮮之。時稱格
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光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
慙舅氏。美矣乎。

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夜了

自藏本南史。汲古閣刊粗本也。漫漶字滅。不可讀者多矣。
予以早稻田大學所藏明萬曆十八年刊本。校讀補訂。至此
卷。卷尾欠一葉。乃依明本。補寫云爾。 抑田 泉識

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朝

